



泊齋集卷中

鹽官沙門元尹宇亭著

江南錢中樞

秋水編

山西賈擴基

亦菴梓

偈略

雪佛

不甯娘胎示本真天然珍御絕纖塵要明著做垂慈意
合水和泥看化身

雪彌勒

無端昨夜降閻浮冷自思量笑不休就地構人人不構
此心只合付東流

雪羅漢

煉得身心內外如人間天上無拘直待朝陽縫破衲
便隨雲水去江湖

雪師子

乾坤爲窟日爲毬一度輒來一汗流忽然返躑迷踪去
大智文殊也莫畱

香爐

脚踏踏實穩無偏閱盡炎涼體愈堅偶向人前申口氣
遼天鼻孔一齊穿

琉璃燈

箇中一點也希奇遠看分明近隔皮夜半正明曉不露
三賢十聖競猜疑

鐘

越古超今口一張全提向上絕囊藏當機叩擊渾無滯
直得聲名徧界揚

鼓

面皮何急肚何寬擔板音聲只一般在千敲和萬擊
蓼蓼渾不改毫端

竹杖

兩頭截斷絕羅籠出入行藏無定踪寒暑一如因節操

縱橫無礙爲心空

芒屨

有鼻不聞香與臭有耳那聽是和非
腳跟得力爲人處只在拖泥帶水時

草帽

捻來麥草著麻穿紋自層層影自團
堪笑青天白日漢當頭多被熱顛預

水車二首

潑天機括活如神動著懸河水倒傾
不藉風雲些子力徧枯槁地作甘霖

平生擔板愛高眠滿腹經綸只等閑
直待蒼生煎逼苦雲興瓶瀉一開言

水笕

命根爆斷任西東枝節從頭一掃空
接得來源無滲漏橫身大地爲流通

報鐘

通身不費一鉗鎚輓出紅爐口自開
喝得月明歸嶺去又呼紅日上山來

風鈴

突出虛空無礙口自南自北響丁東
不是無端饒舌漢

只因殿角有熏風

槌槌

竿木隨身無孔槌逢場作戲也奇哉盲過瞎播偏靈驗
歷歷人天聽令來

五兩旗

百尺竿頭纜豎起東西南北指揮中誰道望空閒啟告
三千里外辨來風

爆竹二首

誰謂渠儂心已灰些些觸著怒如雷平空徹底掀翻去
毒氣薰然動地來

麻纏紙裏漫爭妍縱使心空未悄然一點無明種子發

着毛燎卻髑髏穿

賣爆竹

綿密工夫做已周吞聲飲氣賣街頭縱饒酬得遼天價
不吐驚人句不休

種油菜

就地拈來就地栽異苗蕃茂任良材靈根密固隨他去
到得春深花自開

蛛網

把住太虛空布起縵天網活捉與生擒只在一絲上

毛扇

湯鑊曾經浴過來
徧身輕快脫塵埃
而今一毛頭上
熾發清風暢本懷

僧帽

拈來皂布三尺縫
就半輪黑月突出
一人頭上八面風
吹不入

湯團

百沸鍋中輓出脫
體圓明光潔滿口
爛嚼將來滋味雖
知難說

寄古鏡夢菴和尚

高懸古鏡黑漫漫
照徹秋毫誰解看
千里迢迢通箇信
孟春漸暖仲冬寒

寄同里獨超和尚二首

慚愧生緣處本同
驢蹄佛手各西東
只在一塵爭變態
關山何啻隔千重

說法曾經入帝都
袈裟身惹御香殊
中原一寶應親鑑
卻爲君王定價無

戲贈同學死心大師

晚號禪夫

透網金鱗不受釣
滔天浪裏恣潑跳
賺他多少羨魚人
斫盡長竿空惱燥

卽事寄止谷和尚

昨夜曾封有一言寄憑明月達君前不蒙親拆開來看
忍負同叅二十年

贈巨姪禪師

巨容衆象原無物細絕纖塵豈有踪
驀忽兩頭俱坐斷
九溪一脈轉流通

寄淨慧千雷和尚

先師法道未全冰恃有梁溪甘露門
不蓄莖藿兼粒米
飽教接待五湖僧

示自勉禪人

六年苦行膝穿蘆八月負春腰
墜石佛祖從來自勉成
何嘗一點從他覓

贈飯頭明如禪師

淘米去沙真妙用變生爲熟活神通
山中衲子五千指
性命全歸掌握中

送笠菴小師行腳

草屨爲載笠爲蓋去住自由何罣礙
看盡吳山與楚雲
腳跟不出家門內

贈慧暹禪宿

慧日暹然性海昇義天高潔引孤清
浮雲縱使頻遮蔽

真照終能永自明

賀洞明和尚繼席虎丘

一聲塗毒鼓纔鳴吳越爭傳令已行
喝下不存閒照用
棒頭何處定縱橫
真風復見恢隆祖
頑石重教起道生
始信靈山百萬衆
獨推迦葉老師兄

寄救生濟生和尚

道唱維揚已有年
語畱燈譜不須刪
弄蛇手段如遊戲
陷虎機關似等閒
舌底瀾翻淮海水
眼頭轉換潤州山
先師案既有人了
飽我蹲鴟樂怠頑

贈一莖禪宿

丈六金身一莖草
春風扶起秋風倒
糞掃堆頭轉法輪
癡人多向靈山討

送理侍者別叅

不是冤家不聚頭
聚頭端的避無由
一拳趲出三門去
悉聽逢人罵不休

喜久昌書記再叅

頂笠腰包湖海客
拖泥帶水輒愚頑
不知宿世何冤對
又被風吹到北山

關中答道舊

數載埋頭萬壑隈
身同槁木念寒灰
唐廡破落封蛛網

畧約欵斜壘蟻堆消耗諸方知已斲姓名在世久無猜
何期舊好能存念猶爲迢迢寄紙來

示成衣二首

剪奪春風錦奪雲應之於手得之心爲人量出長和短
八尺還他是一尋
手把交鋒兩面刀爲人在處不辭勞當機直截無私曲
剪碎縫成便是袍

輓雪念禪人

菰城接待十餘霜惠衆功名俠骨香行實不須重誅石
口碑知已載諸方

送僧朝五臺

文殊與你甚冤家苦要奔馳去討他剛被渠儂先一著
昨騎師子返流沙

喜濟生和尚得請蓮成和尚住金粟

振起南天太祖風兄呼弟應海門東拖犁曳耜誰前後
煉古烹今孰異同九九峰巒齊起舞三三龍象盡欽崇
鹽官獨愧無相助唯打虛空鼓一通

送侍者

呼一聲來應一聲尚言孤負國師心而今汝去呼誰應
山自高兮水自深

送慈源監寺住龍鬚山

我有居山舊鋤斧還將與汝去居山好把高峰墮木枕
劈來煮茗且消閑

送江無念居士

新安有居士自號曰無念嘗入鹽官室齧破鍊酸餽而
今百味足更不假方便到處任加餐誰謂是俗漢

壽笑解大師

笑嗣滄溟和尚

劫石拂來猶可盡芥城數去尚能空其如一滴滄溟水
爲雨爲霖用不窮

贈朱樂源居士坐關

維摩關楨無多子未到無心透却難一腳果然插得入
始知原不隔毫端

吳山關中答禪者見訪

一關獨掩吳山僻十度人來九難覓不是耽幽故隱深
要他親入端獅窟

哭救生節老人

生與英靈結死讐死讐結盡乃心休歸來逆子無多恨
相罵唯思少對頭

募起千人緣會

一身心現千手眼千手眼合一身心不是山僧多計巧

緣知獨木不成林

募燈油四首

人人本有佛光明是自囊藏執吝情直下慨能肩荷去
不妨當處便輝騰

一點光明種子灼然流出無窮瀉入碧琉璃內諸佛悉
現其中

放下放下更放下提起提起再提起三世如來菩薩身
總現當人光影裏

打開無盡藏拈出自家珍放下提起處靈光徧界生

化糧

不著佛法與僧求衲帔蒙頭萬事休唯有肚饑難耐忍
又思持鉢下峰頭

華嚴期募齋

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得食來法自圓一一無邊香水海
波翻浪湧舌頭尖

化衣單

密縫荷葉易爲穿曝背終難禦夜寒要得恒常無間歇
莫如布襖厚加棉

募鋪方磚

祇陀園裏布金磚德澤由來萬古傳今日鹽官多長者

不知誰肯繼先賢

化鋪樓板

植因高厚果深悠萬古家猷一念周要見海寬無漏福
直須更上一層樓

禪人化戒衣

有心受戒無錢造衣問予乞一語轉告毘耶離檀那若
也能成就亦是當來勝福基

有呈忠國師無縫塔樣頌不愜信筆書示

國師塔樣謾形容天上人間迥不同堪笑諸人亂描貌
何殊五彩畫虛空

示叅徒

赤條條地絕囊藏鼓目尋睛實可傷本自現成無少欠
擬心求覓轉乖張歇除妄想誰生死了卻真如孰斷常
要會本來親面目金烏夜半麗寒霜

示雲谷禪師

道本無爲不用推轉推轉遠轉難窺不如放下從頭看
看取能推底是誰

金粟募施茶

施茶院子舊知名力欲遵行不奈貧要使康僧仁澤遠
還須長者助柴薪

示張雍文居士

柳畔花邊會也麼
饑飡渴飲總工夫
一聲撞破維摩默
笑聽空山啼鷓鴣

蓮社會募齋

六波羅蜜施爲先
就施無如廣結緣
結得善人緣衆廣
自然獲福亦無邊

丙申秋辭救生請

法王寵名不容推
天使臨門火急催
一萬里程三日限
教臣駑鈍若爲來

因事寄長安漢姪禪師

長安西望路漫漫
家醜臨風欲訴難
近日堂中瞌睡漢
肚皮緊縛篋重寬

募鑄飯鍋

堪笑南泉偶酢酬
好鍋打破沒來由
鹽官鍋破無他說
只要人重鑄便休

送大方侍者之錢塘

三喚婆心萬古高
鹽官豈止又三遭
謾言此去無人喚
日日錢塘有信潮

贈三摩禪師行化

入廛行化已多年
爲衆忘軀志獨堅
反著袈裟穿市去

橫拖布袋乞錢還茶坊酒肆阿蘭若肉店魚行挑率入
總爲自家方寸穩塵寰隨處可逃禪

答蕭山回龍菴天然老宿見訪

老僧從不有虛名莫是回龍錯聽人吳越迢迢三百里
特來相訪枉勞神

全上人乞偈募裝佛像

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然而不假黃金色
面目誰能見得全

募化修造裝金

佛身襤褸廟傾頽直把慳囊好打開須知舉世三多者

盡是興崇三寶來

靜中因一僧禪床上跌下冲口示衆

壁立形山忽崩倒跌出其間無價寶灼然動地放光明
可惜無人捨得到

送天台智淵主人之吳門訪舊

隆冬踏雪下天台去訪生公莫浪回頭石點頭說底法
分明爲我記將來

送禪人禮補陀

孤身萬里一輕包遠涉重溟禮補陀紫竹巖前須著眼
莫將白鴿當鸚哥

送禪人省親

割愛辭親猛出家，拂衣端可尚丹霞。此回翻轉娘生面，選佛方知亦是差。

送鳴谷侍者

布毛縛住玉麒麟，手段輸他老鳳林。慚愧鹽官留侍者，苦無良策祇沉吟。

壽雲林諦暉和尚九十

十百春纔九十春，童顏皓首正精神。壽同寶掌山同佛，海內今推第一人。

戲答資福自姪和尚過訪

虛空鼓裏睡多時，不信人間更有伊。今日無端被資福，却來搥動徧聞知。

掘笋

才出頭來三寸便，見拄地撐天直下一。鋏兩橛根源透，未生前。

寄陳元之內翰

隔牆一語訴千難，唯把沒絃琴細彈。塞却耳門能聽得，海昌應有翰林官。

贈陸駕皇居士

坐斷毘耶不二關，佛來無路得躋攀。笑他共住城中者，

如隔千山與萬山

贈陳子昂居士

等閒打破者重關八萬塵勞了沒干始信自家方寸地
天空海濶未如寬

答邢士登孝簾

詩偈年來惠我多卻無酬答奈如何分明想得投機句
寫出依然不是他

贈海會菴靜修禪德

寒施薑湯暑施茶奉身能儉與人賒滄桑兩變心唯一
結盡人緣東海涯

送智明侍者

兩事巾瓶感子勞那堪破夏去江臯山僧有恨非關別
夢得麒麟鎖不牢

送已侍者

老僧自愧一無長賺子迢迢到海昌空來不可還空去
畧贈玄沙紙半張

寄鳴谷侍者

九上三登已八二何其末後獨爲慳莫言安國無書信
一日秋潮兩促還

壽監寺養中老宿

眼見滄桑幾變遷忘軀利物益心堅海昌願彌他千載
結盡五湖衲子緣

題扇頭送豁然侍者之維揚

八百餘程念汝勤迢迢兩到海昌城山僧不忍相辜負
倒貼犀牛扇送行

示謙吉侍者

兩脚未經跨我門烏藤三十已先行嶺南蠻子無佛性
端的還知痛未曾

畱德珍維那

興化罰錢擯克賓鹽官書偈畱德珍灼然畱擯分今昔

畢竟就中誰爲人

送願聞知藏

此來才見意相投何事匆匆又別遊兩造齊豐無一得
莫非辜負腳頭否

送了禪侍者

了了常明不是禪三千諸佛莫能詮雁聲啼過秋江冷
人在舟中月在天

示吼山知客

客來須看賊來打照用臨時驗真假倘逢總不恁麼來
你又如何爲安下

送海潮侍者

半載辛勤只自知陸沉賤役未嘗辭此行莫謂吾孤負
痛賞烏藤待別時

寄死心同學大師

別號龍夫

地分吳越路無多懷想年深却若何自恨無繩成自縛
一江三浙再難過

送禪人遊天台

玉峴金鼇引興豪輕包短策步雲霄石梁橋畔逢寒拾
第一須收笑裏刀

示顯如禪人

嘆作如如早變更顯時無蹟晦時明灼然此事離名相
畫不就兮描不成

送慈雲副寺省親

輔弼叢林不自欺風標肯亞古楊岐而今歸省邗江去
就父還家展笑眉

東汝愚同里禪師

同出義興同作客同衣同寺復同庚就中也有不同處
我眼昏花爾尚明

示信也昇禪人

信爲道源功德毋一切善法從所生畢竟信又從誰起

問取西江書記昇

懷碧露和尚弁山紀事

打頭行腳過龍華一語曾遭指路差三十餘年方打正
依然良玉却成瑕

送徹堂知客之廣陵

堂堂正體徹無疑眼上常橫兩道眉
藎甕幾回淹不死而今又向廣陵馳

送大光侍者之中洲

汝去中洲父母邦到時須記轉身忙
嘗聞往古人傳說馬祖還鄉道不香

示瞎三後堂掩關三首

避喧誰道必居山一念無爲到處閒
隨分闌藍歌管地不妨任運掩禪關

紅塵堆裏立重關放下蒲團便是山
半啓圓光緊閉戶不知何處有人間

祖師關捩不多難只要堅心耐歲寒
一旦果能挨得透百千三昧在毫端

救生節老人十周忌辰有感

昔年此日始歸鄉此日今年已十霜
隋苑瓊花無二朶一回憶著一悲傷

贈林友珍居士

一日吸盡西江水
筮篲撲轉簸箕底
八十四人難解交
君今好與輕扶起

壽朱仲昇居士

欲來人世覓知音
撥亂乾坤無處尋
剛撞海昌朱長者
依然有口却無心
男大已婚女已嫁
終朝兀兀說道話
滄桑只見眼前更
不記春秋多少大

燈籠

通身具眼肚皮寬
一點赤心不自瞞
暗裏爲人明箇事
圓陀陀地徹團團

露柱

生平卓異迥無偏
撐立乾坤不計年
驀忽有人輕撞著
血流滿地髓髓穿

飯梆

一自心空及第歸
竭枯愛水了無爲
因憐飯熟不知喫
頻把肚饑人喚來

雲板

不去從龍不致雨
丁丁擔板挂堂前
直把金牛作舞意
一朝兩度爲人宣

因禪衆作破方磚
偈不愜書此示之

望去正塊看來粉碎黑夜經行坦然無礙不屬天生亦
非人配只因履踐年深所以開合自在堪笑尋常屋裏
事教你說來都不會

破方磚

曾經烈火煨來堅冷地塵埋不計年任你踏來百雜碎
四方平穩只依然

贈慈雲老都寺

國師院子得重撐著力全憑有老成剔起楊岐破燈盞
千年暗室一時明

贈瑞光侍者

祖翁片地原成現界至年深被侵佔一度踏來方始親
將傳後後終無變

題宇亭字

宇宙都盧一小亭四簷無壁亦無門古今過宿人無數
幾箇曾知蓋載恩

題旅三號

三界佛嘗喻火宅我言三界似郵亭人如過客畧栖宿
天曙飄然又起行

題曠菴字

四野無隣獨坦然縱橫極目杳無邊夜深定起誰爲伴

地白中庭月一天

示清徹侍者

徹底澄清會也麼從前只爲用工多而今識得源頭去
靜則成淵動則波

贈楊嵩年居士書法華塔

大千沙界在毫端七級浮圖何處看筆尖播盡廣長舌
寶所還同火宅寬

示姑蘇錢秋水居士

先宗道眼貴無偏才有絲毫便不圓向上那容禪與淨
飢唯喫飯困唯眠

示陸駕皇居士

兩箇石人相耳語喃喃一夜到天明無端驚起陳團睡
笑倒東山水上行

再答錢秋水居士

來書畧云從此一別後會正未
可期有來吳便羽幸時寄一行

東有吳中西浙中何嘗相別不相逢一天共看朝朝日
兩地同聽夜夜鐘我寄有書不在楮君須鑑意莫迷封
一行讀到關心處七十二峰齊點胸

送克符禪師歸天目山

鹽官天目路西東山海高深不易通二月輪君行一轉
脚頭脚底起春風

贈隱書記改字樹岩

岩潑春雲樹潑烟
差峩蒼翠欲參天
誰知那畔婆婆裏
坐箇師僧石洞邊

示乘侍者

網得松江小赤梢
跳來平地十尋高
雖然未解興雲雨
搖蕩乾坤勢已豪

贈道成藏主

祖業田園孰敢爭
買來賣去未嘗更
而今一契從分受
就父還家自現成

贈源知藏

勘破諸方老古錐
唯餘兩眼卻如眉
一朝分得鹽官髓
鼓打虛空更問誰

答胡北山文學原韻

知音今既遇先生
論道何須必舊盟
鼻孔大都君摸着
拳頭那犯我重擎
歸源有路超儒釋
達本無爲絕覆傾
蓋見弗真分彼此
願將不二啟群盲

拄杖

挺挺特特侃侃直
直人天榜樣佛祖標
格舍之則藏用
之則出遇弱必扶
遇強必抑你有卽
與你無卽奪活中
能殺殺中能活徹
底爲人下下見血
當仁不讓豈敢辭

責

題扇頭 節節高

扇堪傳骨格健爲人不倦時節因緣現捏聚放開慣便
翻轉一面又一面活或似箇潑風顛漢須是出過場渾
身熱汗纔方得可與伊握手相見欸欸地信手拈來拂
拭一徧使當體清涼如坐在廣寒宮殿

山中四威儀

山中行竹杖芒屨信步輕尋梅去蹋斷石溪聲
山中住松食荷衣常不慮幾經年杳爾忘來處
山中坐石上草蒲團一箇看飛泉轉眼日又過

山中臥高枕清流無曉暮偶翻身忽覺肚皮餓

吳山絕糧口占

空身空手住空菴更在南溪溪更南出戶先愁過渡鈔
爲僧猶苦遇時難百家化得一鉢米一夜還令百巖貪
非是我儂慳吝甚也知不足汝爲飡

更板

不許夜行明要到平生擔板獨端方看他擊兩敲三處
直把陰陽自主張

賀靜修禪宿壽龕成

我笑熊居士造此無用貨徒然高又高枉爾大且大其

奈靜禪老不肯便恁麼只堪閣起到千年直待朽完重
做過

示同里品山侍者

年來草長法堂深白醜堆唇老病侵今見汝來聊豎指
也因桑梓畧爲情

輓冰桴蔣真人

玄關打破內黃庭八十八年一夢醒要會歸元端的旨
潮平江上晚峰青

贈品山岳侍者

三箇山尖品字堆穿天拄地勢崔嵬就中除却常州有

多少望岳人退回

示楷知藏

工夫在處皆成現混俗和光原不間浩浩塵中淨法身
猪肉案頭鮮血濺

示晦林侍者欲別叅

把髻投衙不丈夫逃焚赴溺豈良圖須知自有通天路
不在他家那兩途

新竹

透得心空向上機通身不挂本來衣爲憐靈鳳難栖宿
又放青青節外枝

示品木侍者

趙宗有句透機先佛祖雖知道不全今日分明爲說破
都盧在汝舌頭尖

示衍宗圓書記

一首無言偈墨寫皂箋中拈來脫相贈燒却轉流通

贈相士

眼中瞳子面前人彼彼相看物物清父母已生都相了
未生前事作麼生

募齋僧

齋僧無漏勝福田此語親從金口宣不信但看因果說

貧婆一飯感三天

笋

一霎靈根春雨催裂開大地出頭來看他脫體風流處
節操清新絕點埃

示雪蒼松侍者

雪地靈松纔一寸蒼蒼氣勢欲叅霄他年長就陰涼樹
覆蔭吾門未可料

屢中四威儀

屢中行挨擠不由身衝前去撞倒醉憨人
屢中住烟爨相攢聚夜關門燈火光交互

廬中坐隣近皆南貨忽高聲買賣爭錢大
廬中臥午夢羅驚破喝道來打轎官人過

示森侍者

三木森然秀矣哉品高端不混凡材當來信可支吾厦
作棟爲梁任取裁

寄吳山天濤旭靜主

滴水可興萬斛濤洗天浴日也能高應嫌滄海非盛器
吞在吳山獅一毛

泊齋集卷下

鹽官沙門元尹宇亭著

古杭

周光斗太徵校
施溥放儒等梓

贊畧

西方勝境三大士接引圖

觀音勢至阿彌陀端嚴微妙更無過金沙布地寶網交
羅九品蓮光燦爛雜色鳥美音和變化宣揚無間歇法
演摩訶極樂國苦娑婆端的於中隔幾何那人畢竟無
耽好此境恐難引接他旣名淨土應清淨絡索如何有
許多

山齋讀書雪景圖

一童僕攜瓶出山沽酒一童僕就溪船買魚主人倚窗而看

大雪滿空山茅齋意趣何寬岩岌業石噴吼玲瓏都似
玉新剗道書讀罷倚欄看便覺得心眼俱寒 沽酒出
村還魚鮮近買溪灣童子喜樵青歡一時炊火起松間
紅爐埋炭就窗飡說甚麼高臥袁安

端獅子後裔養心坤如映生石風秋潭五

禪宿聯芳圖

一二三四五雲從龍兮風從虎五四三二一水底金烏
天上日伶俐仙陀婆顛倒數不出數得出甚奇特人人
眼裏有筋箇箇舌頭無骨太平坤宇養淳風皎潔寒潭

映新月獅子兒乳一滴脈脈聯芳無間歇

佛出山相

六年餓得眼昏花纔見毛頭星便誇誰料出山來一望
長安夜夜月家家羞滿面卒難遮翻悔王宮降跡差

觀音大士

張佛真優婆夷請

悲心爲月慈眼爲光圓融無礙妙應無方有水皆含唯
濁不彰萬彙均攝覆盆則亡蓋由迷妄堅執自盲豈謂
大士聖化有疆苟能稽首能所見忘感應道交功德難
量

又

大士婆心隨類應身常從苦海撈捩衆生噫童子不來
春又去淨瓶楊柳爲誰青

又 理侍者請

圓通面目絕相離名紙上描貌終非是真卷卻幘子多
少現成花紅柳綠燕語鶯鳴時時爲汝放光明

又 長伸一手作接引勢

音以眼觀色以耳聽顛倒根塵惱亂凡聖嘆自在圓通
門大開長伸手曳人不進

又 羽法師請

大士俯善財仰談何事聽不響石頭大小竹短長聲自
默兮色自講漏洩圓通真境界誰知只在毛端上

出山觀音

科頭跣足倚岩根脫體風流意不禁楊柳一枝頻賣弄
誰知江國綠成林

西洋觀音

西洋賣僧又東吳只作尋常美婦圖愛水欲枯諸有界
不知謔有幾時枯

達磨祖師

三周寒暑苦心來不契梁王機巨耐折葦衝風暗渡江
分明生受多羅害能自在真奇怪五番毒不殺九載猶

廝賴抵死要爭他禮了者三拜

踏蘆渡江

十萬里來傳箇信一千七百道迷封消息誰知先漏洩
蘆花自白蓼花紅

少林面壁

岩岌業業蘆都好如東院裏西壁挂葫蘆莫不是悔當
初接天子語太粗年老卻心孤咄端的者些傳不得爲
人直煞也成紆九年冷坐欲何圖

隻履西歸

大都齒缺不關風聽瓮人多喚作鐘剛道髓皮俱析了

又誰攜履返葱峰

布袋和尚

放下破布袋坦開大肚皮十分堪笑處只合自家知

關帝

眼橫丹鳳眉豎餓蠶忠肝耀赫日義胆亘青天三分未
了英雄事半在荊州半在川

天童密祖

個是天童老賊王一夜偷光十二方自此方方皆出賊
赤精窮漢也須防咄今日和賊與捉敗熏天炙地一爐
香

平陽木國師

大哉慈尊朝野俱欽龐眉雪頂繡口錦心禪安萬善法
說紫宸龍顏大悅賜以嘉名氣吞佛祖聲振乾坤實天
童十二角中之一麟乃臨濟千百年後之一人道德兮
高厚奪天地之化育文章兮縱橫爭日月之精明夫是
之謂浙西鹽官尹之顯祖江南禹門傳之嫡孫弘覺禪
師山翁木老人也

救生節老和尚

者藟苴性何紂動便嗔輒便詬處世不通方執拘人難
搆十箇有五雙聞見眉先皺視閑人十分親厚待眷屬
一如仇寇濫主八九處道場厭故悅新脫賺五千指衲
子攢羶簇臭毒氣壓於神州惡聲喧乎宇宙瀉盡諸方
五味禪剛研一顆生巴豆

企西始祖念中禪宿

白脫羊氏服緇披問老衣開闢洪範中興企西功成不
自住願滿復他移生平事業蘭陵荆溪歸去來今人不
識長天春曉一聲雞

企西二世法如禪宿

禪不在定教不在聽法本自如道何須問一念無爲迥
超千聖翻笑西來教外傳何異鉢孟安杓柄

鹽官都寺慈雲社禪宿

一點天然古佛心不泥禪學迥超羣飲人以德兼誠信
克已唯謙與儉勤遠近師僧咸景仰鄉城士庶盡欽聞
誰言無物堪倫比苦海慈航早歲雲

鹽官監寺養中源禪宿

髮白如銀心赤如金爲人爲道益老益勤贊山僧興復
鹽官祖席繼國師重新中實祇林崇事三寶恒順衆生
有羅睺羅之密行行常不輕之等心不從禪得豈假教
成智源一滴流無盡溥潤人華不計春

聖宗禪宿

素志靜菴知衆請

恢弘先德啟迪後賢有一句子只在目前三災莫能壞
千聖莫能詮刀兵中自在險難處安全不是神通妙用
亦非法爾如然菴居素志唯耽靜教外從他有別傳

雲林仲齡禪宿

淨法界身本離名貌七十餘壽如海一泡紙上描來何
肖不肖恐後無憑寫此爲照要識仲師真面目麼生也
不道死也不道

清桂敬岩老宿

振宗風恢祖業不由教豈因律嫩桂栽培又上林知他
自是承誰力咄不是心不是佛端的有幾人識

陸亭瑞林禪宿 一聞上人請

脫白陸亭披緇天寧禪非身坐教豈耳聽百千妙偈無
量契經一聞便了更不叮嚀指揮如意閒行坐雲在青
天水在瓶

鹽官國師首座 素志房請

國師之輔素志之祖以燈傳燈千古萬古續焰聯輝無
有窮數本大枝繁根深蒂固

漢能禪宿 五山東塔請

昔聞漢師名今覩漢師實志趣本不凡風儀果逸格身
雖住五山胸中無一物如意閒揮啟後昆伽黎偏著遵

先佛或問叅方有得乎笑而不語心自悅

海會芳澄靜修二禪宿 芳靜在俗本伯仲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翻轉面皮永無退失伯仲師資千
古一合教化一方四衆欣悅振興海會端以接納名動
叢林實逾先德伏冀當來補處人相傳代代為矜式

朱月亭老宿 在俗出家

儒家事業釋門願力公案兩重一身了畢弟子滿堂兒
孫遶膝者邊那邊無固無必樂乎晚年園以日涉修竹
奇花長松怪石把茗坐其間悠悠而自得 嘆不是一番
徹骨寒爭得梅花香撲鼻

徐爾昌居士

手拈安國犀牛扇身坐維摩不二牀呼茗一杯詠一偈
不知何處有空王

吳仲賢居士

無字經中深義趣沒絃栞上妙宮商閒來獨坐長松下
默默從頭爲舉揚

馮爾昌居士

海昌居士號爾昌心地閑閑卽樂邦佛一句經幾行朝
朝暮暮以爲常童子報言秋色好坐看蘭桂滿庭香

陳賓嘉居士

居士莫非是摩詰山僧惜未曾相識科頭坦坐在匡床
千聖問伊唯一默几一張書一帙出塵志趣天然別瓦
盆愛種松與蒲青青不改千年色

自題

拖犁曳耜已多年想負叢林債亦填鼻也破蹄也穿骨
瘦不勝鞭而今祇可休將去青草岸綠楊灣倒搗橫眠
左肋下也不書姓字任諸方打瓦以敲磚道像瀉山又
似鹽官認著依然還不是丹青紙上豈能傳無如一火
與燒卻面目倒完全

又松侍者請

面帶藍鬘胸藏魄碯福緣無半星口氣大如海闖遍了
他五嶽三山覓不得箇安身所在直饒你保全嵩少臂
依舊又損却雲門腿而今能說不能行空腹高心猶弗
改咄不是生冤死對頭者般氣質誰與采

又

生而愚昧少聰長以寡聞多忘曾見尊宿數員如打水
面一棒既無禪道可親那有福緣名望截斷慧命真燈
滅却正法眼藏如斯玷辱宗風焉得不遭人謗噫剛贏
一著却較些耐耐丹青描不上

又

者般臉紫那堪分髓大清國裏禪和聞見多瞋少喜劍
刃上慣愛橫身塗毒鼓轟他不死却笑克家兒剛然要
圖此何殊麻索縛東風白汚人間一張紙

小古南明凡禪師

荷古南祖印開古南道場古貌清竒可尚古風力輓應
強建刹雖然心未滿開山名已播諸方

布袋羅漢

一手拈拄杖靠布袋而坐一手以
紙線通鼻孔合雙目作打噴嚏勢

開眼也笑合眼也笑只因伊打箇噴嚏鼻孔裏樓着一
竅而今隨處掣風顛倒弄橫拈皆是妙行則拄杖扶坐
則布袋靠逢人乞得一文錢兜率天宮亦不要

對畧

三門

直饒透過彼三關行來者裏祇喚作門外漢
須是托開此兩扇進到那邊方稱得家內人

鹽官大殿

不著佛法僧求黃檗粗掌下揮來有則
那容心意識會鹽官淨瓶邊指去無私

佛殿

燭慧炬於冥途導昏迷之失性以入化城慈心不倦
棹智舟於苦海度滯溺之沉流而登彼岸悲願彌堅

統三界以爲家寬廓非外
攝四生而作子微細無遺

方丈

擒虎兕於機先鬼神莫測

賓主未容分喝下

辨龍蛇於棒下佛祖難明

縱擒須是見機先

鹽官方丈

扶起先寶應濟北破沙盆只箇空拳赤手

重開古鹽官浙西舊飯店不畜粒米莖藿

主賓互換奔雷疾

用白拈新手段

棒喝交參閃電遲

振黃檗舊家聲

禪堂

豎打橫敲直要你翻轉面皮識點羞慚子

左催右趲總教伊蹋穿腳底知些痛癢兒

一物不將來到此還須放下

千差俱坐斷入中正好磋磨

萬法歸空畢竟空歸何所

一真復遣端的遣復是誰

大悲殿

鐵圍城裏金沙灘頭現鬼現人殊相劣形皆幻色千手
千眼拈過一邊且那箇是伊本來面目

黑水泥中白花香上示剎示佛聖名凡號盡虛聲大慈
大悲置之弗論向何處識他徹底婆心

地藏殿

統九幽苦趣以爲家向刀山劍樹中坐寶王刹
視十類寒靈而作子從鑊湯爐炭裏轉妙法輪

十王堂

惡由你作只恐地獄之辛酸難免到得那時頓足悔來
已晚
善若人爲必然天堂之快樂可期就從今日回頭修去
非遲

羅漢堂

伸佛手展驢蹄揚威耀武三千界饒爾趁盡神通畢竟
腳跟還點地

裝魔頭弄鬼眼顯異呈奇五百流任渠做窮伎倆依然
鼻孔是遼天

客堂

不問你此間曾到未到到亦無茶相款待
且說他彼中船來陸來來唯有棒與商量
出一保社入一叢林端的要尋箇阿誰
者邊經冬那邊度夏畢竟擬圖些何事

寬坐坐喫一盞清茶可否 是是非非不到耳
畧閒閒說幾句淡話何如 清清靜靜且談心

祖師堂

山居

行十萬里西來也無別意 隨水去無黃菜葉
坐八九年東去謂有安心 送春來有白梅花

齋堂

終朝喫粥飯粒米未嘗沾方堪飽喫粥飯
每日著衣裳寸絲原不掛始可暖著衣裳
鉢裏飯桶裏水既喚作塵塵三昧
饑來喫困來眠又烏非卓卓神通

磨盤山

長興

定起時坐觀十二區之長邑市井山林儼於香案下
睡足候臥看三萬頃之太湖風帆烟島宛在石床前

實相寺

松雲菴

實相絕形踪標盡八還方許見 青松一隴雲常在
真心無住著擬分七處卽難明 白鶴千年雪不消

法濟寺

長興溪曰三箬山名五峰

溪連三箬具臨濟三種玄要識水若瀝乾不妨明辨
地接五峰兼洞山五位正偏情塵如未盡那許分疎

萬玉菴

因古梅起名

年懺會

長興縣嘉會鄉志修菴作

花開萬點溫香玉 善男子信女人宥光降日日嘉會
果熟千丸漬味金 大法壇妙寶懺有志修歲歲長與

法海寺

派承南澗平興法海之波瀾汪洋而地
脉接西峰頓起德山之蒼翠秀拔摩天

萬壽寺

歸雲菴

撥烟霞尋出千僧古蹟

滌煩襟借半灣箬水

剪荆棘重開萬壽新基

舒老眼就一點苔山

企西菴

結東林蓮社

人當立脚處須濶大幾分端的有後

企西域金臺

事遇極頭時但放寬一著到底無憂

訪臨每過東湖月

隴田零落碁枰出

借宿常投西嶺雲

村樹叅差畫軸開

洛塢寺

翠筠居

草堂春暖思三隱

翠藹幽居八面竹

石壁雲寒憶二仙

香吟小圃四時花

金粟祖堂

本發銅棺一十二支分鳳嶺葛藤滿地

源洄金粟百千萬派合龍池濤浪掀天

安國寺

鐘開西浙千門曉

唐天子風光復振

潮落東溟萬派秋

悟國師面目重開

法鼓重搥聲震三千世界

禪燈再剔光騰百萬人天

硤石三官殿

天地水官同垂福佑

畫屏借東嶺西嶺兩山卓出

儒釋道教共仰恩加

玉帶從南溪北溪二水環來

贈濟生和尚

驅耕夫牛奪饑人食不妨換斗移星弄出白拈真手段
奮奔雷喝飛掣電機直得轟天震地恢張黃檗大家聲

贈洞明和尚

賀平陽寓和尚

拄杖一條撐起潑天門戶

法雲復注江南雨

爛繩三尺縛殺大地英靈

道樹重回濟北春

贈人

禮樂詩書克紹千秋基業

恢大家聲禪祖父

祖孫父子安全四代人家

放寬地步與兒孫

戲樓

幽居

天地間人一臺戲不妨做盡

半水半山半村落

古今來事半日工儘殼看完

有松有竹有梅花

華嚴期

於微塵裏遊歷一百十城之烟水始終不離當念
在彈指間參徧五十三衆之聖賢自他豈隔毫端

年懺 安國作

福兆平安梅顛舒白玉之毫光不在中間內外
春臻富貴柳眼示黃金之色相還非過現未來
一心誠懇禱一雨而三根普潤
千佛光臨錫千祥而萬姓均臻

壽誕

山門

優鉢華開香自祇園飛出 者裏來到家有路
蟠桃果熟味從閬苑分來 那邊去何地尋門

佛誕

太平一統之世慧日昇而祥光布地

清和四月之時法雲起而瑞靄彌天

和因地一聲世出世間之慈父面目全彰

周行七步人非人等之導師風光獨露

榴花吐新紅一點一菩提路一涅槃道一門超出

蓂莢生嫩綠八莖八解脫相八自在身八字打開

聖節戲樓

祝一人之有慶柳綠桃紅皆成鼓舞
樂四海之無虞鶯啼燕語盡作笙歌

酒進堯尊朝北闕喜觀天顏願薦九重春色
歌賡舜樂倚南薰頌揚聖德希臻萬里恩光

雜著

翔鳳山自超訓姪禪師語錄序

蓋夫教外別傳一著離言說相離名字相不可以智知
不可以識識間有一言半句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
之也資福自超訓公禪師早入嵩菴和尚之室實當盛
化之時鳳毛麟角座下臻臻唯公獨推高第也嗣後遁
跡梅隱山中耕雲鋤月一饗廿餘霜初不有出人前之
志以其祖父門戶須得有力兒孫撐拄由是內外緇素
相推公亦不得已而出焉遂有陞座小參諸語亦唯迫
乎學者叩擊不得已而發也所以句句皆胸襟流出渾

不犯於思惟無非本色相爲直切提持祇貴當人知是
般事便休豈與裝點浮華者可同日而論哉日積月累
門人記以成帙然公胸次亦未嘗挂一元字脚也戊子
夏五公謝事資福寓居眉壽將有歸閩之行備人僅千
里賚書來山問余爲序余思故人誼切來使諄諄亦唯
不得已之不得已而勉書數語於卷首也嗟乎讀斯錄
者當於未展卷先鑒乎文彩已彰及終帙後未嘗說著
一字庶幾窺乎別傳之旨畧不負公爲人處也是爲序

巨容普姪禪師和栴堂山居詩集序

巨老之詩非詩也抑偈乎非偈也古者作詩借景表情

惟巨老者借詩說禪也蓋以數十年入一叢林出一保
社向蒲團上枯寂中苦心所得底未嘗與人吐露己丑
夏避暑於廣壽山房瞌睡之暇偶閱栴堂山居詩集忽
然打動忍俊不禁適興一和洋洋四十首直與天下後
世學者解粘去縛作將來眼也可謂起栴堂千百年之
希聲憂然鏗鏘迭奏於今時矣豈不美哉豈不羨哉是
爲序

募收供長生單銀引

諸佛諸祖皆從行門中出大富大貴悉自福田上來然
而福之植也甚衆莫若齋僧爲最行之行也極廣無如

收供爲先第其收供之行雖先必須仗齋僧福主相助方得行無中廢齋僧之福雖最猶宜是收供行人相承廢使福不唐捐是知福由行積行得福圓者矣茲因安國禪堂僧常百餘供有七擔每苦其衣單無出未免行行人難爲恒久所以大衆常有在陳之厄也今則特懇知已檀那樂助長生單銀每擔年二兩或獨任或相肩唯冀久長是幸

募鋪禪堂方輓引

蓋百丈建叢林立規矩設禪堂單爲天下有志於道之衲僧聚集一堂互相警策刻究已躬曉夕不敢自怠謂

之結制開爐以取煨凡戒聖之義也今安國寺禪堂自中和尚結制以來幾三十載寂然無聞矣於去冬蒙本山耆宿舍邑縉紳請余主席其中四方衲子輻輳如雲不一月僅聚百餘衆遂復安禪打七焉寮舍諸般稍已整理但七堂中地五間未能鋪輓每見大衆經行皆苦繭足之患有妨進道之功由是特矢微願仰告大檀慨發博濟之洪慈用樹無休之福址或獨力或共成俾諸禪侶修行無障進道益勤其增福延壽何可量哉是爲勸引

上廣西大中丞乾齋陳護法啟

伏以時維新歲節屆初春寒梅放而萬戶傳香瑞雪消
而千峰疊秀景仰高名曷勝遐想恭惟老護法聖時屏
翰建棨戟於三江佛苑金湯護幡幢於兩浙現宰官身
而說法行筇杖具以接人大德徧聞於朝野弘恩久被
於山林某俗本毘陵鉢傳金粟未識主人之面敢言君
子知吾行脚來自武林道上投足偶憇鹽官室中瞻禮
悟國師之古塔得悉雁和尚之歸西惟見藏閣荒蕪已
歇晨鐘暮鼓禪房冷落祇餘衰草寒烟由是永日徘徊
終宵惆悵忽矢洒掃之懷乃興挂搭之念禪安三月畧
已聚徒戒說一期勉爲接衆茲因羽便謹此稟聞敢瀆

海函伏希垂鑒臨楮曷勝翹企之至

答福緣濟生和尚書

蒙遣首座師來特以抹生祖席相招理應趨命少盡先
師塔頭洒掃之勞奈弟自揣薄福無能焉可當此重任
者哉况冬期在近跋涉甚遙且弟貧無一文卽鹽官破
院一時亦難交卸惟望老兄與曉兄再細相商別輪一
位可也但救生先師開法重地老兄拮据有年興衰係
之一人卻亦不得草草在兄居近咫尺必不可坐視爲
禱時寒伏惟自重餘圖走謝不一

與蓮成和尚書

不能應抹生之請而有違老兄之教蓋弟之福薄故也
慊甚茲者書記迴凌師來得聞金粟新變說兄已上杭
州理安竟有成訟之意未知然否據弟愚見刀瘡藥雖
好莫若不割爲妙在某原有可處之道若蔡氏念伊祖
代護持兼之年老無嗣須作別論可也但此事總輕祖
庭任重法地若動一切不安既有某某致書相勸就可
聽信作速回山以安常住以安大衆爲急弟當先往金
粟一看再作去就也舟促不及細述統煩書記師轉達
不宣

跋楊嵩年先生幼女傳後

此事原無僧俗男女之分只貴直下諦信得及時時趣
向久久不退自然水到渠成風行草偃自有一番受用
處也如我嵩年楊道護幼女者歸倪氏三載年正少適
染微恙預訂期而卒去於事物淡然無所耽處生死脫
然無所礙非多生諦信此事者不能也獨惜其早夭耳
然亦有說焉尼山不云乎朝聞道夕死可已蓋楊女似
得之矣

與某長老書

昨得來書并入院諸語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夫事易始
而難終名難成而易壞看汝見處學問直是未在其餘

細節可知且粗心異常恐被識者一笑則終身不能立矣蓋汝正經叢林少住作家爐鞴未經之故也便欲出世爲人誠非我望切宜謹畏勿露圭角只可將錯就錯忙裏偷閑以潛操密履痛念此一著子爲急不可容易故古人云事無巨細悉要究心此真金石語也果能他日大得入手一番汝自知非方知老僧逆耳之言出于不得已也

復平陽寓谷和尚書

法門凋喪祖道陵夷得老兄翻然惠臨頓令祖山生色衲子浩歸非特弟輩爲之欣躍蓋諸方無不仰羨者也昨接來翰兼惠詩章法錄捧讀之恍若披雲而覩天日真末世光明幢也卽欲趨賀少敘同氣之懷奈弟破院所累之難如願耳先此謹覆

募裝藥師燈疏

夫琉璃世界藥師如來導群生而不倦隨諸願以無違有感遂通也要自檀那庫藏中信手拈來無求不應何妨從良匠準繩外和盤托出三十二相相相端嚴無非揭露自家面目四十九燈燈燈洞徹不過全彰本地風光使見作者八面玲瓏俾隨喜者十方通暢是則利自利他豈止究竟釋結卽因卽果必蒙延壽消災敢與斯

舉希冀樂天七疏

莫盛疏

水到渠成未是到家消息純

得大海不見涓滴烈焰上

徹底掀翻遼天索價還他公驗分

津阻然後貴賤臨時重輕有度打一

舌頭所瞞授一把管教天下人下口不得

害從地處得來但問取海邊居士自然為

門心

上古

者草不亂生為叢木不亂長為



